

南京晚報

第九百八十一號

本報地址：南京路
電話：二五三
零售：每份五分
本埠：每月一元二角
外埠：每月一元五角
廣告：每行每日大洋一角
印刷：每份大洋一角
紙類：每張大洋一角

內 外 要 聞

日本昨照會我方 不同意日軍全撤退

和平運動日無誠意迄無進展

（本報今日下午二時上海專電）和平運動因日方無誠意，迄無任何進展。惟日方元（十三日）有一照會送交我方，內容大旨謂：日方不能受顧慮博士在國聯提出保留之拘束，故對於郭泰祺覆文中所述完全撤退一節，自難同意。未謂：日本準備於任何時期，根據前言，漸入於交涉程度云云。就該文中觀之，日無誠意，顯然可見。

開北衛生事務

市府未託他人辦理

（本報今日上午八時上海專電）開北衛生事務，市府已正式通告，未委託任何機關辦理。但據（十四日）大陸報載，工部局已得中日雙方諒解，將擔任靠近租界之開北清潔工作，寒（十四日）先作初步調查，確定地點，然後於（十五日）正式工作云。

各界捐助前方將士

（本報今日上午十時上海專電）十九路軍駐滬辦事處接前方電稱：本軍深蒙各界不辭的捐助慰勞，至多感銘。惟所有捐助零星物品，前方多不適用，枉費資財，至為可惜。俟後如蒙各界熱心捐助，最好賜與現金，使軍中自購必需物品，或派人到京滬線購米糧，送往前方，亦較為實用。

波蘭公使由平抵滬

（本報今日上午八時五十分上海專電）波蘭駐華公使拿伐落元（十三日）由平抵滬，寓華懋飯店，任務不詳。

滬俄僑未助日敵華

△其代表致函切實聲明

要電彙報

△陝西由平南下觀察
（濟南十三日下午九時二十分電）日陝西中將今早由津來濟，定晚去青轉滬返國，陝西此行純係為觀察我各地空氣。

葛光庭談平津安謐

（濟南十三日下午九時二十分電）膠濟路委員長葛光庭，早由平來濟，當晚返青，葛談：平津安謐。

陳公博到平即返京

（北平十四日零點十分電）陳公博元（十一日）晚可抵平，一二日後赴濟晤韓，事畢即返京。

李景樞試飛洛西間

（北平十四日零點十分電）李景樞日內飛洛，作洛陽西安間之試飛。

平教授抗日會成立

（北平十四日零點十分電）平各大學教授抗日會（十三日）成立，選出郭昌渭、劉復等十一人為理事，並決議：（一）電中央及各省市軍政長官，對日積極抵抗，萬勿妥協。（二）決與市政府接洽，招待國聯調查團。

北平今擴大紀念週

（北平十四日零點十分電）省市及平綏三黨部定（十四日）晨在市黨部大禮堂舉行聯合紀念週，邀來平中委張繼、覃振、王伯羣等十餘人出席演講。

救亡會電國府請求

（北平十四日零點十分電）華北民衆救亡會定（十五日）招待來平中委，並於文（十二日）電國府，請將援助十九路軍實情宣告國人，以釋羣疑，并將王廣立即槍決，藉平民憤。

英外長西門返倫敦

（倫敦十三日路透電）西門爵士已返抵倫敦，路透記者往謁時，西門稱：彼甚盼此次國聯決議案，能將遠東糾紛解決云。西門對於美國國務卿史汀生致國聯秘書長之函，表示美國贊助國聯政策，表示滿意。

興登堡將續任總統

（柏林十三日路透電）興登堡大總統僅以百分之二票之差，未能立即重復當選總統，但法西斯領袖希特勒競選，確已失敗，四月十日之複選，興登堡必能繼續當選總統云。

湘教育界總辭打銷

（長沙十三日電）湘省教育經費一月份欠數，經何健責成財廳長張開連等盡力設法籌給，如數撥付，教育界總辭職問題，已打銷。

蘇州松江後方治安

（蘇州快訊）蘇州地方人士共同維持治安，蘇州府署派員分赴各區，自滬變發生以來，後方治安，由地方人士組織之地方治安會，及軍警團聯合辦事處維持，現由軍警團聯合辦事處，組織蘇州憲軍團，聯組執行辦事處，推憲兵第一團團長為主任，各軍警機關各派官長一員，士兵二十名，到處服務，業已宣告成立，並聯絡無錫常州等縣，組織各縣後方治安會，刻在接洽中，又聞自上海戰事發生以來，蘇地近有散兵甚多，散居各處，居民甚恐，現由十九路軍蘇州辦事處主任陳心葵，擬定：（一）嚴禁散兵，切實執行。（二）不許土兵居住旅館。（三）如遇有滋事擾亂者，無論官兵一律拿辦。（四）如無符號之散兵及假冒軍人者，尤應拘拿嚴辦。（五）對於查得各友軍之散兵，擬送回前方，請總指揮分別飭回原隊，至公安局方面查拿散兵，可隨時請軍警辦事處協助，所有現在駐蘇軍隊，如無駐蘇之可能者，擬請令其分批撤退，而蘇地現有傷兵一千餘人，已奉令分批送京療養矣。

崑山縣長自殺經過

（蘇州快訊）崑山縣長自上海戰事發生後，因事變影響，自感前途無望，故於八日上午四時，在角山投彈，居民一日數驚，該縣長吳德耀，既恐辦理供給困難，又為避免危險起見，於五日避至蘇崑交界之角直鎮，至七日晨地秩序恢復，商店亦大都開市，吳縣長自覺無顏返覓，故於八日上午四時，在角直鎮高浦橋畔投河自盡而死，吳縣長現年六十歲，安徽人，自實山調任崑山僅月餘，吳縣長縣長據報後，立即電呈民廳云：據報崑山縣長吳德耀，陽日避來本縣角直鎮，投河身故，前方防務重要，乞迅速派員接任，吳縣長縣長吳德耀。

開北日軍暫退租界

（上海十四日電）開北方面日軍各級司令及駐軍，現均撤退，軍用電話亦正在紛紛拆卸中，其意在欺騙國聯調查團，（上海十四日電）報載敵新近又對陸軍總司令部，第九師團回國整理等語，均不確，十二日敵新到之陸軍，實即駐在艦上之預備隊，十二日入口登陸，分駐填防，至敵第九師團由前線回滬，聞有襲我滬杭綫之虞，（上海十四日電）日來前方戰事甚沉寂，祇嘉定太倉間有小接觸，青陽港仍在我軍手，崑山陣線無變化，日機時窺嘉興常鎮，（東京十四日電）日政府決照國聯三月四日決議，準備開始交涉，但對於先行撤兵，則認為不可能，（東京十四日電）十二日閣議雖決定自動將上海派遣軍撤回一部，但大多數軍官均極形反對，謂若先行撤兵，則與前者之政策相矛盾，（東京十四日電）日政府對華事，決依照從來政策邁進，至於野黨之對策如何，實難預及。

△日機指揮官之追述

「然則我們的抵抗意義是怎樣呢？民國三年，假使袁世凱拒絕簽字於十一條件，決心抵抗，也許山東東北沿江沿海一帶，會被日本佔領，但到了歐戰以後，則中國便有復興的機會了。華盛頓會議之時，如果中國沒有簽字於二十一條件，則我們所得決不止如九國條約，可惜袁世凱當時苟且偷安，至失却中國復興的機會。所以自從九一八至現在，我們對不肯簽字於喪權辱國的條約，這完全是爲中國將來的前途而定的政策，這纔是我們抵抗的意義。」

汪先生這寥寥的數語，足使中國「局部亡國」而有餘，如果一個政府爲局，僅僅不簽字於喪權條件，即可謂之抵抗；那張學良丟掉東三省，也並沒有和 Japan 簽訂什麼條件，難道他也算得「抵抗」嗎？汪先生的意思，以政府所能做到的「抵抗」，只是不簽字，至於沿江海各地，只可任其佔領，而待世界大戰後的復興，這種「抵抗」，簡直就是「不抵抗」，目前的政府當局，如何竟抱着這種觀念！

國民並不是好戰，但是照現在的大勢看，決沒有不戰而能「抵抗」的，離開了戰而言「抵抗」，實是欺人之談。中國國民常願上海燒成一片瓦場，不願像瀋陽那樣的不鳴一鎗而一夜易幟；因爲那才是「真抵抗」，那才是存寓着「復興」力量的「真抵抗」！